

docriver 文川网
古籍书城
入驻商家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〔清〕錢謙益著
〔清〕錢曾箋注
錢仲聯標校

朱齋初學集

王遠學

〔下〕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28047



1028047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初學集卷五十六

墓誌銘七

明故整飭遼陽等處海防監督朝鮮軍務山東按察司按察使蕭公墓誌銘

墓誌銘

萬曆間，東師久不決，中外攘臂主戰，以梗壞封議。而石司馬所遣說士曰沈惟敬者，頗能得倭要領。我師老將驕，志不在戰，陽欲殺惟敬以傾司馬，而陰又欲委惟敬以弭倭。當是時，蕭公以遼海道監軍朝鮮，制府一見，卽以惟敬屬公。南原之役，我師大衄，總兵麻貴謀棄師走鴨綠。公單騎赴王京，趣惟敬詒書退倭。而制府乃以大捷聞。公再三力爭，謂倭之退以惟敬手書，青山、稷山不交一矢。若詭詞奏報，功罪錯迕，不惟欺罔朝廷，抑且貽笑外國。制府自此大恨公矣。先是惟敬已奉旨逮解，及王京解嚴，公卽繫惟敬抵遼陽，制府欲以稽留欽犯罪公，至是口噤不能發。而兵垣承制府指，飛章上聞，遂併徵公下獄論戍。嗟乎！惟敬法在必死，倭不退固死，倭退亦死，倭退而人知其出於惟敬，尤速死也。公督惟

敬退倭，熟知弭倭情事，而又與力爭奏報，彼不整公，將安歸乎？當制府屬惟敬時，公固已入其彀中矣。南原之事，公卽默不發一詞，彼其能舍我乎？公志在狗國，義不旋踵，解王京之危急，爭南原之功罪，功高不賞，而蜚禍從之。公之自爲謀則失矣，其於謀國，不可謂不忠也。公去，東事益壞。贊畫丁君應泰上書列其狀，并極訟公冤，丁亦坐免官。居久之，奉恩詔自嶺南赦還，居家十餘年乃卒。嗚呼！公弱冠負膂力，盜五十餘人夜劫公父，公獨身奮挺與鬪，盜舍父，父遁去，身被創十餘，癍痕如刻畫。舉進士，繇刑部郎考滿，出守東昌，親擒劇賊，散其黨數千人。備兵潼關、固原、臨洮，所至有聲跡。其在臨洮，火落赤萬衆寇邊，盛暑環甲，張疑設伏，虜望風引去，海內皆以邊才目公。及東事孔棘，開設遼海道，司馬深倚辦公。公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，而竟以此敗。當公受事時，封事已壞，司馬爲舉朝射的，人皆縮頸却避，公勇於爲國，不顧利害，觸冒坎窞，望塵受誣，雖與司馬共填牢戶，固甘之也。此豈可使庸人小夫，容頭過身者，評議其短長哉？公修髯偉幹，彎弓躍馬，意氣蠶湧。歸田以後，簾閣據几，弈棋窮日夜，漠然若無所事者。起自田家，與夫人對噉粗糲，或譏其儉嗇。一旦相擇形勝，建浮屠於巽地，揮斥數千金，如棄涕唾，以此知公眞奇偉變化不測人也。公諱應宮，字某，世爲蘇州之常熟人。舉萬曆甲戌科進士，卒於萬曆辛亥八月廿八日，年七十有三。娶龐氏，封宜人，勤勞共儉，配君子，無違德，後公十三年年八十三而終。有子曰河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繼，先公二年卒。其孫廷舉等卜以崇禎二年十月葬公於曹莊之新阡，以龐宜人祔焉。往余在長安與奇士馮仲纓、金相輩游，詢問東征事，并公得罪狀，與邸報所流傳大異。已而遇丁贊畫之子，出其父手書東事始末，首尾斷爛，字畫幾不可辨，相與繹而存之。視兩生之云，若合符節。比分纂神宗實錄，欲以其書上史官，不果。今獲志公之墓，謹撮其概而存之，亦以信余之志，他日有徵於國故焉，其不獨以悲公之遇而已。銘曰：

東師遷延貽國恥，毀封飾戰共譟抵，雄唱雌和惟一揆。陽戰陰和廟堂指，將帥潛伏如浮螳。公監九軍杖尺箠，介馬并日馳敵壘。辨士飛書射枉矢，倭人退舍鮮人救。捷書露布亂朱紫，掩敗攘功公所鄙，奮髯駁辨怒抵几。彼讒剜肉成痕瘡，膚公弗奏謗盈匭。荷戈瘴鄉魑魅喜，終然歸耕牧羊豕。哀哉司馬卒冤死，埋骨牢檻流妻子。國有實錄寡惇史，摺拾朝報撫故紙。浮石沉木盡如此，枯竹腐骨誰能解。舉履切？我鏡公墓矯骸骸，信史可徵百世俟，有如不然視遼水。

貴州布政使司監軍都清道右參議兼僉事贈亞中大夫貴州布政

使司右參政陳府君墓誌銘

萬曆四十五年冬，黔師有事於勻哈，府君以右參議分巡都清，往監軍事，所向克捷。閱

四月而振旅以入，賀行則君之病亟矣。次年六月二十二日，舟抵蕪湖，遂卒。事聞，詔贈君官右參政，階亞中大夫，褒勤事也。先是以按察司僉事備兵川南長珙，羣盜田虎、熊林輩，磐牙連歲。會豪會良弼作言起事，通行爲囊橐，諸夷會皆蠢蠢騷動。君至補卒乘，築城堡，廣置間諜，明設購賞，募壯士，搏戰殺虎、林。間於奢氏，俾誘殺良弼，又移檄諭降涼山酋石波等萬餘人。先後四年，羣盜弭散，流亡來歸。其蒞黔也，黔撫張公議勦下衛，一見語合，遂以勦事委君。君偵知下衛諸苗，倚平定爲謀主，誘其酋至勻，反接而斬之，趣分兵四道並進。丁巳嘉平，拔養鵝，戊午正月，破乾河馬蹄，二月克擺沙高寨，凡二十一寨。馬蹄有洞阻險，賊敗北者聚爲窟穴，用火攻殲焉。疊石封屍，鑿其石曰「天焦紀功」而還。是役也，斬首二千三百餘級，獲生口牛馬無算，撫安降夷二萬四千餘人，君以一監司專師旅之寄，宿將悍夷，悉稟紀律，獷如崇明，狡如邦彥，鞭箠使之，若叱畜狗。君沒而奢、安踵叛，兵連禍結，迄於今未解。黔、蜀之人，謂西南之禍，起於招撫駕馭之非其人，相與按手詫罵，而尤追歎君之云亡爲可恤也。府君諱禹謨，字錫玄，刑部右侍郎謚莊靖公諱瓚之長子。君胚胎前光，敏而好學，莊靖公以爲才子。莊靖公表著清德，老而不替。君孝敬祥順，僴僴繼述，所謂晨昏之助，蓋有賴云者也。莊靖公歿。君始舉於鄉，累試不第，俛就選人。再居學官，歷踐郎署。禔躬耆事，所至皆有名蹟，無忝莊靖公之遺訓焉。當君少壯時，以貴公子有盛名

於時，厚自貶損，補衣徒步，默默如有所不自嘆者。及其潦倒場屋，晚而無子，皆爲君歎息，以爲日暮途遠。君則信眉抵掌，激昂以赴功名之會，若騁騏驥於修途，愾然未知所稅駕也。均哈之役，年已七十矣。負緣篋箒，扶曳上下，手足皸瘃，衣袴弊裂，氣息憊憊，不少衰止。師還之日，磨厓染翰，沾沾自喜，庶幾有據鞍裹革之志焉。嗚呼！其可壯也已！君博識強記，貫穿經史，尤好攬撫四部中儷事駢語，比類相從，如古人所謂蒼葢技癢者。開卷有得，輒放筆大噓，以爲娛樂。蓋其生平學殖如此。官兵部司務，撰左氏兵略若干卷，以左氏爲經，以羣史用兵制勝相比類者爲緯。書成，具疏上之。神宗命留備御覽。君以書生談兵，其所撰亦蒼粹之屬耳，而卒以兵事顯。昔杜牧之注孫子，自謂上窮天時，下極人事，乃不獲一試於行間，其視君何如哉！君又輯駢志、說儲、經言、枝指、廣滑稽志若干卷，補北堂書鈔若干卷，皆傳於世。君之卒也，年七十有一。後四年，始得贈卹之典，爲崇禎三年九月，祔葬於莊靖公桃源之賜阡。娶秦氏，繼娶劉氏，皆贈宜人。秦生一女，嫁湖廣行都司斷事蔣國珙，卮君葬事，使其子來求銘。君與先君交相好也，莊靖公之喪，先君疾，使乳媪劍余往拜，君與劉宜人撫之而泣，蓋傷己之無子也。今君有賢女，實克葬君，而余執筆爲之銘。死生俛仰，四十餘年，於人世何如也？銘曰：

出自北門，山墮水旋。顯允莊靖，賜塋巋然。豐碑峯嶺，石磴屈盤。君所經營，沒而耐

焉。橋梓鬱鬱，松柏丸丸。龜趺螭首，愍綸載宣。桃花之源，夾以澗泉。過者必式，游者或歎。我銘幽竈，大書深鐫。禁彼樵牧，後千斯年。

故淮府左長史何公墓誌銘

萬曆初，江陵執政，以考成法計天下吏，吏惴惴救過不暇。而何公以平陽奏最，再上計，賜金褒異。當是時，何公自以不得志於公車，思搏力吏治，以自振發，世亦知公果可以有爲。而終以不遇，年至慮耗，抑沒於庸人之中，後生小子，或不知其有志於天下者。公歿，乃稍稍傳道之，悲夫！公諱鈞，字子宣。父墨，以貲爲郎，贈浙江平陽縣知縣。公中嘉靖乙卯科舉人，謁選知溫州之平陽縣。考六年滿，陞南京錦衣衛經歷。久之，陞淮王左長史。致仕歸。歸二十二年而卒。娶許氏，後娶顧氏。男三人：世滋、允澄、允泓。女二人。公以嘉靖乙酉生，卒時萬曆癸卯也。後卒之十五年，而葬墓在覆釜山之新塋。公之治平陽也，當江陵初政，公奉行功令，尤慎法寬惠不刻。始至，慮囚平反幾千人，晝夜視爰書，目盡腫。平陽東並海，南距閩，西連括，土曠而民勞，歲輸永嘉及蒲門所二倉，凡千五百餘石。涉江踰阻，公悉以漕例議折，民兩便之。平陽之南有江，江南有大溪，南北相貫穿，是爲東西江灌田可四十萬畝。而閩、括之山，犬牙相嚙，海水出焉，北流注於溪水，則田爲斥鹵。公築復

宋嘉定中鳳浦隸，佐卣以礎，并隸上流，八閱月而舉百年之廢。永嘉侯一元記之。江東西之田界閩，履畝握算，得漏田七萬畝。平陽民去水禍，增歲食，不復轉徙他邑矣。公行視甌、閩防倭要害，自金鄉衛抵炎亭、珠明海道，歎曰：「嘻！信國之築，而績溪之守，其可以弗念乎？」乃築石堡二，爲營房百有二十，以居戍卒，繕置守備焉。歲再饑，積穀備荒，所活數萬人。贖緩之輸官者，一如憲令，給票自填。方江陵政行時，郡邑騷動，齒牙相狎，然奉行如公者實寡。居平陽六年，計口受俸錢，毀家爲邑，以櫛爬蘇醒爲能事，故其事跡可記如此。然公少卽好譚倜儻節概，及經世大略，旣上公車，與光州劉黃裳、海鹽王文祿以豪傑相命。之平陽，過瑞安卓侍郎祠，感黑虎之事，求問所謂寶香山者而望祭焉。其在南錦衣，旣倦游矣，謂康蘄公有開國屯田功，力請兵部復其後錦衣千戶。游燕子磯，指示振武營兵變時與黃裳醺酒譚兵之地，停杯歎息，低迴不忍去。歸田後，徐尙寶貞明開畿南水田，詒書詢公。公報書言國家兵屯鹽漕四大政，皆表裏水田。田邊地之法四，曰清舊屯，重邊引，廣招募，隆賞功。田內地之法四，曰貴力田，更納贖，准徭役，定流配。田畿南之法三，曰近山用閩人級泉法，近河用楚人障陂法，近海用吳人引潮法。鑿鑿數萬言，皆可施行。而又謂設官行事，文法便宜，一切掣肘，深慮夫底績之不易。旣而果如其云。尙寶議旣格，所著潞水客談盛傳，而公書則僅有存者。嗚呼！其可悲也！公晚年以文史自娛，命觴顧曲，談宴終

日。時時悶默不自得，嘗酒間歎息語余：「甲戌罷公車，海鹽王生年七十病臥，猶搖手相戒，勿低頭就選人。丁丑上計，生素髮垂領，婆娑部堂前，從衆中疾聲呼余，郎吏皆驚，余至今猶愧王生也。」公不得中進士第，而俛首一官，齟齬不得意以老。公所爲歎歎感歎，或在於此。然世方囊帛積金，以傳遽至於公卿，而公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，以爲有道路可指取，斯已諄矣。卽射策甲科，其遇合亦豈可期哉！以公視尙寶，抑又可悲也已！公與先大父同舉於鄉，以猶子字我先人，而余因以童子得見，知公爲審。乃撮季子允泓所次公生平，著公之志，以質於幽龕。銘曰：

覆釜之山，對峙海門。公卜新宮，于此高原。惟公之德，施而尙屯。如彼海波。演迤欲吞。雖則膏屯，渙其後昆。鍾水豐物，注茲有源。勿謂覆釜，其丘如敦。刻此銘章，千載有聞。

明故陝西按察司按察使徐公墓誌銘

天啓中，逆奄方用事，而秦撫喬應甲追比故刑侍王之案，贓以鉅萬計，期旦夕取辦以說闕。是時吾邑徐公爲按察使，心薄喬所爲，且憐追比之冤也，不欲急竟其獄。喬故有心疾，恃闕益張，揜袖攘臂，狂易如瘕狗。公侃侃不爲屈，退而歎曰：「此不類人所爲，吾其無如

矣。」鬱鬱不得志，憤惋屬疾，遂以不起。嗚呼！公不死於奄，而死於奉奄之人，猶死奄也。公不死，禍不可知，得死爲幸。雖然，公豈自知其不免而祈死乎？抑亦自知其必死而不祈免乎？假令公不死，其肯造祠廟、頌功德、望塵拜祝，爲奉奄者之所爲乎？公歿未幾，僑以賊敗，秦人皆噉其名，而公之死至今猶爲歎惜。嗚呼！孰謂三代之直道，不在斯民也哉？公諱待聘，廷珍字也。侯，大父也。懋德，父也。樹德，本生父也。其世系封贈，具於余所撰先塋碑，不再告也。進士，公所起也。知樂清、上虞、分宜三縣，以刑部主事改工部，歷正郎，陞湖廣按察使，分守荆南，終陝西按察使，公之所閱官也。公爲令，廉辨惠和，爬垢剔蠹，三邑皆有遺愛。在郎署，斤斤守職，筦節慎庫，勾稽出入，洗手不名一錢。在荆南，黔、蜀寇旁午繹騷，繕兵庀餉，荆南晏然。蓋公之歷官聲績可紀者如此。嗟乎！公起家爲令十一年，爲郎十二年，栖遲淹久，坎壈失職，人皆爲公扼腕，顧坦然若無所事於世者。晚晚遲暮，乃有秦中之行，人謂公精已銷亡矣。意有所不可，耿介於懷，之死而不可掩沒，此公之所以爲君子也。此余之志公，所以謹謹書之而不敢略也。公晚年與余游最密，每從公契闊談讌，酒肴嘉美，情慄披豁，主不告疲，客亦忘去，以爲有古人嘉賓式燕之風。溫文令辭，恭而有禮，雖小夫狎客，長筵末坐，未嘗有厭薄之意、狎侮之色，每竊歎以爲盛德之事，鄉邦所未有也。韓子有言：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，不在東阡在北陌，可杖屨來往也。公之

亡也，余不勝東阡北陌之感。今其葬也，又何忍不爲之銘哉！公卒於天啓丙寅正月初七日，享年七十有二。娶陳氏，贈淑人。崇禎四年某月，合葬於徐墅之阡。公有子四人：錫祚、錫胤、錫雲、錫全。女三人。錫祚、錫胤皆與余交好，錫祚後公五年亦沒，錫胤實來乞銘。銘曰：

椽人作威亂紀綱，有失負恃虎翼張。公欲柱之慚莫當，載筆入地慙上皇。天晶日明公不亡，彼哉腥腐聞穹蒼。我磨斯石刻銘章，微顯闡幽厥義長。

明故沔陽州知州徐君墓誌銘

徐之譜系出自南州，其在吾邑，至司空始大。司空之弟曰徵仕郎伋，徵仕之子曰太學生一德，太學生三子，而君其季也。徐自司空貴盛，其子姓多輕衣肥馬，左絃右壺，以游閒靡麗相放效。而君之父獨以讀書修行，勅戒其子，招延名人魁士爲之師友，以鏃礪其問學。君甫弱冠，已赫然有聲諸生間矣。萬曆丙午，君與余偕舉於南京，同年生私相指目曰：「此故善曲臺禮徐生也。」其見推服如此。然君當是時，感其年之漸長，而悼親之不及見也，每慨然太息，泣下霑襟。累試於南宮不利，遂俛首州郡之職，汲汲然欲援一命之榮以及其親，而卒不可得。君之志蓋之死而未已也。嗚呼！其可悲也已！君爲教諭，在徽之婺源，曰：

「此子朱子之鄉學也，其敢弗共？」端拜拱揖，示人准程。簡習孝秀，講貫經籍，闢四通之衢，以達學宮。鄉先生司農汪公、太宰余公鑱石以誦焉。五載，擢知沔陽州。沔兼受漢、夏諸水，水湍悍而岸善崩。君乘小舟行視，築堤疏門，走漲扞流。明年，水大至，民以不害。沔承荆下流，有堤界荆、沔間，沔壅則病荆，荆決則病沔，君相度而中分之，兩州之民皆曰「于我有德」。楚藩之中涓徵租於沔，白晝殺人，吏莫敢何問，君捕置之法。相國之子侵沔民田產，君視其質劑，立返之，豪右皆拱手奪氣。君治沔二年，米鹽酒脯皆取諸其家。從兄分守荆南，以令甲當改調，沔人遮道挽留不聽發，遂以病卒於官舍，州人巷哭。柩車之歸也，男女老壯，致奠醮者相望於道，舟舡下上，聲呱呱然，蓋所謂聞於古而覩於今也。君爲人和平樂易，飲酒溫克，遇不可，必達其志，雖強有力不能奪。與人交，寡言自可，無握手指示肺肝之狀。其待故人亡友，雖一揖之交，終不相背負也。君於同年生最善余及嘉定李長蘅。長蘅嘗序君之交，以爲其人與文，清堅沉厚，皆合福德相，而惜其不遇時也。君卒，長蘅哭之，過時而悲。今長蘅亦歿矣。嗚呼！長蘅之所謂福德相者，其信耶否耶？以其言爲信，則君與長蘅，其窮與不壽也，已有徵矣。以爲不信，則世之貴且壽者，雖三公吾猶以爲隸人，雖百歲吾猶以爲殤子也。然則如君與長蘅者，其遂可謂之窮且短耶否耶？必有能辨之者矣。君諱待任，字廷葵，卒於萬曆癸亥之九月，享年五十有八。娶潘氏，先君而歿，享年四十有二。

生一子，曰錫祺。某年某月合葬梅里之新阡，而來請刻辭，曰：「先人之志也。」銘曰：譬之車焉，器工材良。可規可萬，養陰齊陽。豨膏棘軸，馳騁四方。行數千里，如庭與堂。閉門不試，小試輒傷。負轅長歎，嗟我郵良。嗚呼哀哉！視此銘章。

廣西平樂府同知致仕進階朝列大夫陸君墓誌銘

國家設資格用人，分進士舉人爲甲乙科，而近世輕乙科彌甚，郡邑官內徵得臺班者，乙科纔一二人。而此一二人者，又必其精彊蠶氣，揣摩捭闔，游光揚聲，乃懂而得之。不若爲甲科者，端拜詳視，便文無害，安坐而致津要者，十人而九也。世既輕視乙科，而乙科之自視，亦以爲支子贅壻，爲吏而不自力，自力而鮮克有終。卽自力且有終矣，而往往連蹇不得意，爲甲科者相與心非而手笑之。於是乙科之自視亦日益輕，而吏治益以窳敝，甚矣資格之爲吏病也。往嘉興譚太僕好抵掌譚吏治，每爲余言桐鄉令陸君之賢，而惜其困於資格，濡滯以老。陸君者，名枝，字達卿，常熟之畢澤鄉人也。祖某，父某。少力貧好學，以萬曆丙子舉於鄉。謁選，知桐鄉縣事。陞夷陵州知州，遷廣西平樂府同知，致仕歸。君治桐鄉，懲前政數以墨敗，布衾瓦器，妻子同甘菜茹，勅丞尉各自砥厲，助尹爲治。勤聽斷，勸農桑，杜請託，明購賞，貧弱尉安，獄訟衰止。其治夷陵，大指如桐鄉，不以隨牒平進，稍自衰沮，

皆以廉平爲天下最。此吾所謂乙科爲吏，能自力而有終者也。桐鄉滿考，不當得州守，夷陵滿考，不當得府佐，且在遠方，當事者亦知其賢，以其爲乙科，且憫愾吏，姑置之耳。此所謂連蹇不得意，困於資格者也。君既致仕歸，以孝友爲政於家，以仁厚退讓爲德於鄉。角巾布袍，規言矩行，爲鄉人子弟矜式者二十年。天啓二年九月卒，春秋八十有三。崇禎八年四月，葬畢澤圩之新阡。君桐鄉之政，譚太僕言之甚詳。在夷陵勒碑，記之者雷檢討何思也。浙宦家把桐鄉富民之急，以廢宅荒田易其美田宅。富人子訟之，權要爭爲宦家地。君曰：「無傷也。」使各復其所增稅。關將抵荆也，故王少宰篆醵金往迎之，以請於君，君曰：「關至，吾當以死拒之，其可往迎乎？」關爪牙吏恣爲姦利，率州民追而沉之江，關不敢問也。君之爲吏，其大事可記者如此。銘曰：

君之同時，蓋有起乙科，登西臺，聳勢氣焰，傾動鄉里者矣。不及百年，高臺傾，曲池平，門無遺莠，墓有牧豕。視君之所得孰侈？君之八十也，余述斯言以稱壽，今又銘之於此。嗚呼！非夫人之銘，以告閭史。

明故浙江温州府平陽縣知縣陸君墓誌銘

君諱崇禮，字孟敦。其上祖治，在勝國時，始居常熟。君之五世祖諱潤，爲浙江温州府

太守。祖諱一鳳，福建泉州府同知，卒於官。父重科，娶張氏女，生五子，而君與中子大參君問禮，皆成進士。君家世仕宦，高閔綽楔，峻峙里門。祖父老於諸生，門戶單薄。君與大參君蚤歲矜奮，互相磨切，寒窗宿火，燈影熒熒，敲筆砥墨聲擊戛相應。君既決起射策，君歿而大參君克趾厥美，以葺君事。君之兄弟，所謂能起家者也。君初令閩之龍溪，據案判牘，颯如風雨。辟名橋令，不洵而辨。褻民譎吏，皆捧手縮舌。中貴人權稅於閩，邑長吏造門，傳呼伏謁。君譙訶門者，趣入具賓主禮。中貴人心慚於君，而邑中豪銜君執法，飛謀釣謗，具草劾奏，撫臣爲傳遽沮止，其事得解，而君行意自如也。已調温州之平陽。平陽當兵燹之後，歸流人，復侵田，畫饋運，計算弊餘，夜以繼日。君故有心悸疾，遂不可爲，卒於平陽之官寢，萬曆二十年三月十二日也，年三十一。娶王氏，子四人，曰某某。女二人。大參君以天啓元年某月葬君於虞山先人之兆次，走書京師，屬余以銘。余先世與君家比鄰，突煙縷縷相接。余王父舉嘉靖己未進士，逾年而卒，而從祖祖父憲副公，復以乙丑舉進士，後四十有餘年，君家兄弟如之。兩家門第廢興，慶弔錯迕，俛仰里門，陳跡宛然，故老過之，無不愴歎。憲副公之孫某，實爲君壻，而大參君與余篤厚，不可以辭，以志兩家之故，傳於閩胥，亦余志也。銘曰：

猗陸氏，美汾郁。趾機雲，比金玉，君先鳴，振前躅。歷巖邑，作明牧。罷民蘇，闢尹

服。斥危疑，移墊沃。名已飛，身則伏。大厥家，宜式穀。虞山宮，龍澗曲。於萬年，志陵谷。

誥封中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孫君墓誌銘

孫氏世居中州，勝國時，千一公官平江路錄事司主事，遂家常熟。弘、正間，西川先生諱艾，攻詩任俠，爲沈啓南高足弟子。鄧韞文度贊其畫像曰：開門延千里不羈之客，赤手鑿百仞未闢之山。里人至今傳之。艾生小川先生，諱耒。耒生三川先生，諱七政，亦以攻詩任俠，有聞於時。而府君其中子也。府君諱林，字子喬，與其弟諱森，字子桑，羈貫成童，爽朗玉立。三川本秦川貴公子，自皇甫司勳、王司寇以下，莫不造門。君兄弟周旋杖函，吐屬如流。酒酣樂闋，分韻賦詩，刻燭叉手，倚待立就。客無不停杯擊節，以爲二陸兩潘復出也。稍長，攻制科之業，踔厲風發，文采爛然，而又得一時通人若無錫顧端文、里中趙文毅爲之師，聲名籍甚。省試榜出，三川必問甲乙云何，過此不復省視，以爲不足以辱吾子也。數踏省門，不見收，三川家益落，嘗爲詩曰：割宅留松徑，開門借酒家。被酒悲歌，意若有不自得者。君兄弟視形聽聲，竭心力以娛老。賓客日進，詩酒不衰。人皆曰：「幸哉有子也。」三川沒，子桑與君之伯子恭甫相繼舉於鄉，君以諸生祭酒授高郵州訓導。會恭甫舉進士，以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刑部考滿，君遂膺封典如其官。又十年，少子光甫亦舉進士，君以恭甫三品晉封，益榮顯矣。又數年而卒。當君盛壯之時，謂甲第可以契戾取，已而數困鎖院，家貧親老，人以爲君憂。君眉宇軒翥，籠蓋人上，奮髯樹頰，里中少年莫敢陝輪視君者，及其晚年，聲華烜赫，于公之門日高，翟公之客復至。君自念不逮其親，抱枯魚靜樹之感，歲時伏臘，涕承於眶，而墨瘁其色也。君天性孝友，既貴，削衣損食，以收睦賑卹爲事。甃道路，成橋梁，汲汲然如有所不足者。以其間蒔花藥，斥園圃。親知故舊，岸幘談讌。門徒業使，鞞蔽上壽。偃仰極意者二十餘年，斯可謂高朗令終，備具五福者矣。君既辱與先人游，而余與子桑同舉，交在紀、羣之間。恭甫既第，光甫始見知於余，余亟稱之。君過余而歎曰：「穀也食子，難也收子。君之知我子，亦猶我之自知也。」恭甫歿先於君一年，而君之喪，光甫自泉來奔。泉之民號咷歌思，至於今未已。君之能知其子，豈偶然哉！君卒於崇禎十年四月，享年七十有四。娶陳氏，贈淑人。子三人：朝肅，廣東布政司右布政；朝諧，國子生；朝讓，福建泉州府知府。女三人。孫男女十五人。某年某月，葬吾谷之新阡。往余有母之喪，倒囊入息於質庫，莫有應者。君呼恭甫之守藏者，命趣與之。余每讀史，至平原君母死無以發喪之事，未嘗不潸然出涕，而歎君之能急我也。今余離告訐之禍，幽於請室。而光甫之乞銘也哀，曰：「微夫子之言，無以葬吾先人也。」俯仰君父子間，存亡今昔，良有足悲者，故不辭而

爲之銘。銘曰：

虞山大宮，谷林小霍。新阡之記，姚史所作。君每讀之，解顏盤礴。今歸於斯，魂魄所樂。絳樹錯繡，丹丘塗獲。從而父祖，長游冥漠。

東昌府通判王君墓誌銘

君王氏，諱字熙，字伯明，其先常熟之石塘里人也。曾祖諱寶，祖諱萬齡，父諱之麟，歷官山東布政司參政。君之祖中繇役家圯，依婦家於無錫。參政舉進士，始來歸焉。參政娶蕭氏，生四丈夫子，君其長子也。君爲兒時，子身就傅鄰塾，不持書囊，失足墮河水中，鄰翁沒而掀之，乃得出。長益自力問學，以國子生選授山東都司經歷，陞東昌府通判，左遷魯王府審理，致仕。天啓二年二月卒，年五十有六。妻譚氏，子九人。某年某月，葬於參政橫瀝阡之昭穴。參政廉辨長者，其卒於官也，東人巷哭以過車。君初至，父老皆歡迎，褰車帷相指目，曰：「此故王大夫之子也。」君於吏治，精壯果敏，曉暢法律。署四縣，曰章丘、陽信、齊東、堂邑。署一州，曰濮。所至興利櫛垢，若營其家。東人遮道邀留，不肯聽去，既去而歌思之，曰：「真吾王大夫之子也。」通判職治河，是時黃河南徙，漕運梗咽，議者紛然以復舊河爲言。君極陳泲溝之利，當每歲疏濬，以全力從事。若分泲治黃，彼此牽掣，則舊運必

不可復，而新河亦坐廢，此兩敵之道也。于是開泐之議始定。又移驛泐口以耆，漕事至今賴之。蓋君之歷官，其能績可記者多矣，而此其大者也。君罷官歸，斗粟尺帛，必與諸弟共。從父弟死，念仲弟之貧也，以其子爲之後。君多男子，衣食百須，枝梧措拾，而能推以與弟，人尤以爲難也。君於諸弟，恣其友愛，而尤愛季弟宇春。宇春好佛，君亦晚而學佛。疾既革，修西方儀軌，堅坐正定以求所謂往生者，蓋浹日而後沒。銘曰：

君初病噎，鄭重謁余。致幣肅拜，攜一卷書。云將死矣，念子相於。敢乞銘章，以當楊藥。死趣安樂，若禪定餘。浮屠道人，有弗君如。顧視人世，蟲蝗螂蛆。盥饋沐浴，撒手來去。孰愚孰賢？夢與幻與？嗟我勞人，未忘歎譽。斯言贅矣，以刻幽墟。

天河公生壙誌

歐陽公記洛陽牡丹，以謂天下眞花獨牡丹，花之鍾其美而見幸於人者也。雖然，鍾其美者天也。王於姚，妃於魏，荆棘叢生於丹、延、褒、郃之間，雜然而品敍之，則固繫於其所遭矣。今天下獨重進士科，以進士起家者，譬如洛陽之花，一出於畦塍，則已享朱門幄帟之奉。其繇它途者，則不能也。夫進士之才美，未必姚、魏，而它途未必皆荆棘也。而世之品敍若是，何哉？天河公文翰端麗，孚尹旁達。其所鍾美矣。鏃礪枯羽，戰術藝之場，掉鞅先

登，其見幸於人也不難矣。然而遷延三北，以年資入貢，爲廣文於高郵、於蕭，爲令於廣西之天河，卒致其事以歸。斯非所遭之蹇，而叢生於丹、延、褒邪之間者歟？公在高郵，御史檄署寶應縣。湖泊多盜，咸自首服，十旬而城成。其在天河，四堡久沒於那夷，馳片紙叱之，侵疆來復。嗟乎！公遠宰蠻縣，窮裔一隅，猶能奮臂其間，令得受疆圉之寄，其肯喪師失地，而以城與虜乎？國家逼進資格，使人才抑沒如此，此不徒爲公歎也。公今年八十，筋力方剛，博弈談嘯，濡翰盡數紙。傴僂俯躬，不告劬勩，子孫服儒，攜嬰坐膝。還視同學少年，射策甲科，驟至通顯，而奄忽物化，有邈若隔世者矣。洛陽之花，棄置於丹、延、褒邪之間，尋斧不及，或以久延；而朱門幄帟之中，其萎落滋早。人之見幸與造物之所護呵，固不可同日而語也。公自爲壽藏，穿壙於先人之墓側，而狀其行以屬余，曰：「及吾之身，願有述也。」公殆古人所謂達生者，將與趙邪卿、司空表聖同游於千載之上。余言之喁喁，何足以發其一笑乎！噫！亦以志余之感而已矣。公諱志學，字希之，姓薛氏，稱天河，從其官也。今年萬曆四十八年也。

初學集卷五十七

墓誌銘八

浦君鎔先生墓誌銘

吾邑自唐、宋以來，人才輩出。而流寓亦多賢者，王處一之風節，周仲美之經術，陳敬初、鄭季亮之詞章，流風餘韻，浸淫成俗。賢者之所居，若此其重也。世道交喪，而舊老遺民，邈然不可以復作，蓋百年于此矣。如浦君君鎔者，其亦近世之寓公也與？君諱大治，君鎔其字，常之無錫人也。父諱應麒，舉進士，入翰林，官至左春坊左贊善。娶于陸，生子三人，而君其少子也。君少穎異，攻詩文，楷書法歐陽率更，遒勁有骨法。十六補博士弟子員，代宮贊公屬筆札，宮贊公以爲類我。當是時，君方少年，爲秦川貴公子，其託寄已絕出流俗。好書法名畫及雌彝兕敦之屬，傾囊解衣，一無吝惜。所與游，多高人辭客名僧逸民，簾閣綈几，焚香掃地，清談竟日，凝塵滿座。庸夫俗子，望之自遠，不待閉門謝客也。宮贊公歿，君徙家虞山。虞山多故家遺老，而君之外家爲孫氏，以風流好客聞于江左。嘉靖中，

有崑山人周詩者，客于孫氏，死葬孫氏之吾谷。山人少不婚宦，所至以藥囊詩卷自隨，孫氏子孫歲時漬酒于其墓。君聞其風而說之，遂老于虞山，其風致蓋與山人相彷彿云。君天性孝友，先人生產，推以予伯仲，獨身徙虞山，蕭然旅人也。性嗜讀書，不憚泛濫，于子家喜老、莊，于集家喜陶、韋，外是則旁行四句之書，手鈔句讀，朱黃儼然。評論書畫，考正鐘鼎彝器款識，專門名家，多有弗逮。葛巾稅杖，游行山澤間，城市之中，足跡可數。積雪拒門，突烟不起，彈琴商歌，聲出金石。晚年教其子世彥，蔚爲名士，所得束修羊，一以奉君。君以是能安貧味道，老而不辱也。天啓元年，君八十有二，卒之日，沐浴危坐，命其子檢點書冊巾履，若將遠適者，合掌念佛，端坐而逝，是年之三月十九日也。又四年，其子將葬君于虞山之阡，而以銘屬余曰：「先人之志也。」余少爲文章，無所鯁避，君讀而亟稱之。庚申之秋，余將還朝，君踏門而拜曰：「願以身後累子。」嗚呼！余何敢愛其荒言，不以慰君也哉？

銘曰：

世之盛也，族墳墓，聯朋友，燬宮室，同衣服，如周官之所謂本俗者，舉世而皆是。風俗淳美，士大夫澹于榮利，遺民寓公，幅巾談笑，蓋無往而不得其所止焉。今之世，蹙蹙靡所騁，辟地去國，適彼樂土，其孰適爲之主乎？召彼故老，徵諸閭史，吾邑之傳僑寓者，其將至君止乎？嗚呼唏矣！

張義卿墓誌銘

吾鄉趙文毅公之未沒也，故雲南巡撫陳公用賓妻病，禱於金碧山之神，神傳語曰：「常熟趙公爲閻羅王，以明年三月某日上，弗可爲矣。」至期，陳夫人果卒，文毅亦沒於家，其日時俱合。而張君浩字義卿者，文毅之及門弟子也。君力學修行，博通古今，以宿學碩儒自負。年三十餘，始爲諸生，累困鎖院，食貧仰屋，鬱鬱不得志。萬曆癸卯以病卒，享年四十九。沒之前數日，喑不能言，一夕忽語曰：「趙公辟我爲記室，已表於上帝，須命而往耳。」自述其七世往因，在宋爲池州權守趙卯發，德祐初殉義者。語訖復喑。越三日，又曰：「趙公已得請矣。」拱坐而逝。君沒，家貧益甚。其妻錢氏，撫其孤孫履端，食荼攻蓼，備所不堪。後君二十八年，年七十五而終。君初沒時，錢病不知人，兩日而蘇，曰：「見君冥府，甲第中冠服都甚，與爲期，曰待孺子立而來。」錢及見履端舉鄉試而沒，實崇禎四年也。又四年乙亥，履端舉其柩，合葬於君西山之阡，而謁銘于余。余惟神怪之說，孔子所不語，而儒者多諱言之。雖然，以文毅之剛強正直，抑於羣小，而君之深中篤厚，老於諸生，屈於生而申於死，亦理之不可誣者。且夫生而貴厚者其日短，而死爲明神者其報長。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，爲文毅與君之徒，可以無憾也。三世之事，信而有徵。爲文毅與君者，靈響昭灼，儼然明神。

則世之一夫九首，凌厲恣睢者，度不能無死，其亦可以思懼矣乎？爲世教計者，惟恐神道之不章也，何爲諱言哉！余爲兒侍先君側識君，修髯長身，儀觀甚偉。年十六七，讀書山中，君僂而過，余以丈呼曰：「吾丈於今日爲絕倫，于千古爲名世。」鄭重肅揖而去。余少心易其言，至今猶愧之。履端又余門人也，其忍不銘。銘曰：

生無貴仕歿有神，流光燾後趾厥孫，來世可徵訊墓文。

虞逸夏君墓誌銘

君諱時中，字庸父，少從景陽秦君游，而與少補蔣君並爲童子師。秦君家故饒于貲，風流博雅，善度曲鼓琴，尤喜藏書，朱黃丹白，開卷爛然，從人得秘書，多用行書好寫，篝燈勘讎，老而不倦。蔣君尤貧，不能購書，人間多有之書，皆手自繕寫，盈箱溢几，尤爲專勤。君與秦君游，讀其所藏書幾遍。又與蔣君是正六書之學。故里中言小學者繇蔣、夏，規言矩行，儼然爲人師五十餘年。余歸田，訪問遺老，秦君、蔣君皆前沒矣，獨夏君在，乃備禮請與相見，欲延致家塾，不果，又十餘年而卒。其子士瑚，將葬君，以余爲知君也，請爲其銘。自國初吳文恪公言里中宿儒有陳伯麟、陸子善、衛伯京、鄧仲琚之徒，迄於今遂不能舉其名氏。不及百年，如君者，豈復有知之者乎！夫布衣修行，白首耆艾之士，國之老成，鄉之祭

酒，世之布帛菽粟，而人之元氣也。世之降也，宿素衰落，後生小子，無所師範。詩書牆壁，五經掃地，流風本俗，罕有存者。鄉井若此，朝廷亦然。故曰：雖無老成人，尙有典刑。君山嘆息于子雲，文舉流涕於伯喈，豈徒以其人也哉！余爲夏君誌，於秦君、蔣君，牽連書之，庸告於鄉之士友，以識吾憂云耳。銘曰：

君爲人，邁叔季。身人師，腹經筭。性孝友，寡求伎，壽八十，闕其二。癸酉卒，丙子殯。墳三尺，土一簣。作銘詩，詞無媿。後千年，樵牧辟。

龔府君墓誌銘

龔氏自唐、宋以來，世居常熟之小山。國初有諱瑜者，徙居大河。瑜之曾孫耀，倜儻饒智略，起家素封。耀生埒，埒卽君之父也。君諱用賓，字國光。少落落負奇氣，學儒不成，爲農，歲比不登，乃辭於父母，肇往服賈。嘗自淮上抵江陰，江陰令方試士，袖筆入試，已事而歸。歸數日，江陰人夜扣門，告君補博士弟子員。家人怒其誑，欲毆之。君笑應曰：「是也。」君之祖卽世，家產中落，田不足三百畝，君四分之，擇其一以養父母，而推其二以予弟，操持門戶，稍得枝柱。久之，復嘆曰：「吾去農而賈，去賈而儒，今爲儒復不足賴，其長爲老農乎！」盡棄所授田，躬耕沮洳之地，稅衣率，作築場，穫稻釀酒，召客縱飲盡醉，歌「田彼南

山」之詞以終老焉。君爲人峭直，不容人過，不爲厓岸斬絕，意闊如也。又好平亭曲直，扶弱禦強，人以此多歸之，海忠介公撫吳，性嚴重，長吏見者皆頭搶地。君謁見，白屯田利害及邑胥吏不法狀，昂首抗辯。忠介爲之俛首，曰：「龔生經濟才也。」怨家訐君於提學御史，御史扶而遣之。是日有村巫降神，走數里撫君背曰：「毋恐，事已得直。」君初不知也。鄉人驚相告曰：「龔秀才不獨能面折海都，且驅使鬼神矣。」君好手鈔古書，尤嗜春秋左氏傳，以謂能疏通其義。邑令有不禮於君者，人嗾君首其陰事。君曰：「無庸，將自及。」未幾，令以墨敗。富人子奇其孫立本，欲以女妻之。君曰：「齊大非吾耦也。」竟謝去焉。其稱述經義，好自引重，多此類也。君年八十，以萬曆辛丑歲八月卒。配范氏，少君一歲，先君十七年卒。君卒之次年，其子復澄合葬於官蕩之新阡。後三十年，立本仕爲崇德縣知縣，屬其所與游者彭城錢謙益志君之墓。銘曰：

龔氏五世，聚族而居。有唐龍朔，景才表閭。日識日沂，世乘高車。卓犖府君，學不純儒。高視闊步，佩玉長裾。粲粲良耜，藹藹蓬廬。嘯歌長寢，其樂晏如。明德之後，必復其初。我銘匪諛，以質幽墟。

龔府君墓誌銘

余與龔子立本游，數年而始識其尊人仰峯君。戊午之六月，立本邀余侍君汎舟荷花蕩。余聞君故游于酒人，觥籌交錯，糺逖促數，往往能困其坐客，則亦巧爲令章以當君。君嘖蹙曰：「無多酌我，君當恕老人也。」余少寬之，則又引滿舉白，賈勇而致師。酬酢竟日，數告困，亦數求困人。至於回舟秉燭，談笑極驩而罷。余退而語立本曰：「子之尊人，非酒人也。向者之游，七女駢填，絲肉亂作，吾觀其振襟危坐，蕭然若屏居燕處，此豈非昔人之稱夏仲御所謂吳兒木人石心者哉！」立本曰：「吾父孝友敬恭，內行淳至。每聞談人過惡，輒掩耳而走。嘗糶粟於人，價浮一金，亟封還之。信使未發，爲之申旦不寐。」其介獨不苟，皆此類也。晚年有末疾，不良於行，扶筴輿，坐南榮，偃曝之暇，與親知舉杯，輒復頽然霑醉。天啓丙寅三月卒，享年七十有六。君諱復澄，字清之。祖塋，父用賓。先世具余所撰厥考誌中。配朱氏，少於君一年，勤勞恭儉，與君媿德，後君一年卒。是年十二月，合葬於官蕩祖塋之次。葬之後七年，用立本崇德知縣考滿贈官，而朱爲孺人。子三人：長立本，今官南京刑部主事，次務本、正本。銘曰：

賦詩不求工，資以寫眞。飲酒不辭醉，用以全神。爲德不近名，樹德不敢贏，畜以遺其子孫。虞山之陽，大河之濱，尙其挈榼載酒，以澆君之古墳。

陳則輿墓誌銘

陳君於余，二十年以長。余少伉浪，不可人意，君折輩行與游。嘗語余曰：「里中貴人，遇我多繆爲恭敬，時具酒食啗我，我輒掉臂不顧。公等多狎侮人，善嫚罵，我願喜從公等游。」不知其所以若此者何也？居久之，君益窮，落魄不得志以死。余時時念君，輒省記其語。君歿三十有四年，其子夢鳳葬君於虞山而請余爲銘。於乎！余何忍不銘君也哉！君諱三吾，字則輿。少孤貧，爲諸生，好訪求里中耆舊故事，殘碑鬻翰，一一樵榻藏弄，以資見聞。賓筵客座，遇故家子弟，輒盱衡抵掌，劇談其祖宗譜牒，羣從姻婭，坊曲鄰並，無不愕眙聳聽。性滑稽多智，委巷瑣碎，與閭里銖兩之奸，不出門屏，能周知之。稗官小令，村歌市語，雜出唇吻間，無所差擇。輕薄少年爲風謠歌曲，諷切時事，或譌傳出於君，君亦欣然以爲能事，初不曰非我爲之也。然君之爲人，孝友易直，不牟利，不宿怨，知君者以爲有長者之行焉。少夢前身爲寒山寺僧，每避不入寺。己酉春，舟過寺門，友人強之登焉，入亡僧之室，窗櫺床几，宛如所夢。詢其卒之日，則君以生。意慘然不懌而出，遂以是年四月卒，年五十三。君之生也，父方爲令客。令以父之年命其小名曰五十，旣而悔之曰：「奈何限若子以年乎？」更之曰百壽。而君竟不登下壽，卒如令之始名。君生平好傳述齊諧、夷堅怪異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之事，而此二事亦甚異，後當有傳之者。銘曰：

生無所羸騰厥口，死何所傳視其友，書此哀石告永久。

陳府君墓誌銘

余邑有兩明醫，曰似虞周翁、襟宇陳翁，皆與余厚善。周翁晚而却杖，徒步行里中，見他醫乘肩輿，盛儀從，必障面唾之曰：「鼠輩惡薄，吾何曾見顧愛杏如此！」顧愛杏者，嘉靖中良醫也。陳翁家世通顯，有爲侍御史及推官者。二子皆登賢書，比封君矣。其爲小兒醫，村童里嫗，篝燈扣門，未嘗以昏夜爲解。長身偉衣冠，遇華門圭竇，偃僂而入。繩床土銼，兒呱呱啼敗絮中，便溲狼籍，視顛顛，察乳哺，腥臊垢穢，未嘗蹙頰掩鼻也。爲人溫良樂易，語言恂恂，兒知孩笑，應和人者，皆暱而近之，故其所治療爲多。以其所得，具甘臠，買糗糒，以奉老母。時時效人家嬰孺啼笑，以相娛說，五十餘年如一日也。崇禎八年，翁卒，年八十三。次年九月，其妻范氏卒，年八十一。其子啓元、調元合葬于湖田之新阡，而屬余銘其墓。翁之生平，爲孫順，爲子孝，爲兄友，睦婣任恤，內外無間言。二子仕爲邑令，詒書戒之曰：醫誤殺一人，吏誤殺一邑。又曰：我有十指以餬余口，無以盜泉爲鼎養也。其嚴于家訓如此。錢子曰：周翁陳翁，皆好行其德，修君子之行。王介甫之稱淮南杜君，所謂寓

于醫者也。周翁善金吾凌君，凌老而貧，故舊皆亡匿不見。周翁獨厚遇之，凌每言周翁，輒泣下。陳翁之鄰兒，瘍而危，中夜炷香而祝曰：「天寧使貞婦無後乎？」周翁年九十三，危坐而逝。陳翁享高年，有賢子孫。天之報施善人，可以觀矣。銘曰：

扁鵲聞秦人愛小兒，卽爲小兒醫。秀眉黃髮，誰無嬰攜？鳩車竹馬，以邀以嬉。天之報之，亦旣勤止。壽考令終，又多男子。我銘好德，敬告閭史。

繆君墓誌銘

君諱某，父曰道山翁，以孝友世其家。君讀書奉親，蒔藥灌竹，凝塵蔽榻。道山安其養，年九十餘乃終。君好西方之教，病革，賦七言詩，如所謂偈頌者，瞪目趺坐而逝，萬曆四十六年也。年六十有四。娶於顧，先君七年卒。天啓三年，合葬於虞山。君之母，吾外王父之從孫女，君與余，皆顧之自出也。銘曰：

死生大矣，彌留之時，孰能言笑，如旅告歸？生而爲善，死則考終。吾言若此，以銘幽宮。

王府君墓誌銘